

春天，一本好书在等你

这本书可以确信是一份干货，篇什和文字挤净水分再烘干

书间道



《也亲切也孤单》
孙昕晨
上海人民出版社
2017年2月

20多年前，昕晨兄曾经是晚报分管采编的老总，我的顶头上司，上班时常给我们这帮年轻记者布置任务跑条线，一起改稿画版值夜班；闲暇时，他是跟我一样的体育迷，是跟我一起聊马拉松、聊环法、聊意甲的兄长。不过，他基本属于光说不练的那一类。我强烈怀疑他看比赛更大的旨趣在看风景、看人、看故事。这是体育赛事的另一大视角，就像好多人当年看德甲，就是为了听黄健翔、看“狮子王”(卡恩)；周日追看拳王，顺便瞄两眼拳牌女郎一样。

昕晨的训练绝大多数集中在语言上，而且严格按“三从一大”的标准几十年执行不辍。所以，无论是书面的，还是口头的，都达到了体育健将的标准——动作精准，手感细腻，协调性好，功底扎实，富有弹性。

精练成诗歌，他是诗歌黄金年代有影响力的一员，写下过“我的一支烟在上升/我的一万年的祖国在变凉”，“你的梯子只有两把/一把叫做腐烂/一把叫做燃烧”，“更远的流水拒绝了朝廷/更清澈的天空被人类遗忘”，“在冬天里住久了/你不能不惊讶/这些种子还记得/在春天里开花”；通俗成段子，他是朋友小聚和旅途中随时在线的开心DJ，或调侃，或逗趣，或睿智，为沉闷的旅途增添生动和色彩。一位曾与他一起赴陕西等地采访、颇有些侠气和匪气的女记者，20年后谈及那次西行，还眉飞色舞地向我复述一个个当时的场景和片段，并毫不讳言那趟旅行之后他就成了她的偶像。

介乎上述两者之间的，就是昕晨在这本书中呈现出来的第三种状态。诚如庞亮所言，诗人似“葛优躺”般松弛和自由，他的“活思想”像漏了的裤口袋里的草种子，走到哪里，那些绿茵茵的草就开始占领哪里。绿色的封面，就是烟花三月的村口，步入其中，青草野花杂树，阡陌沟河田畴，看似有些无序，实则有自己的肌理和内核，这种松弛和自由不失法度和分寸。这也是由昕晨的为人、喜好和文风所决定。

“和植物打成一片的时候，我才是个自然的人”。如果要用一种植物来形容昕晨，那应该是芥菜，一种田埂上的野豌豆，《小雅·采薇》中所说的“薇”。昕晨在书中记述了他第一次看到这种植物的情景：

“那天，我在麦田里意外发现一棵细柔的藤状植物，它攀缘着麦秆，一路向上，细碎的叶子丛丛对生，很是可爱；娇小的粉色花朵里，含有两个拥抱着的红花瓣；它的藤蔓上有一些卷曲的绿色须儿，极像姑娘细小的辫子。”

昕晨对“芥菜”、对“芥”字的喜爱是不言而喻的，在另外一种意义上，“芥菜”就是昕晨的文字，是他的孩子，是他追求的一种精神境界。

书中，昕晨娓娓道来，这些自然流淌的语言，在我眼前描摹出一幅幅画面，我仿佛看到翠绿的藤蔓挽着星星点点的“芥菜”花，开在屋后的麦地和田埂的草丛中，散发出清淡的草香。这是他的第一本散文集，几十年磨一剑，他永远都有文字的洁癖，永远都会惜墨如金。自己删改了一百次，就是不让别人再动一个字。我曾编发过他数篇甚至一整版的随笔，对这一点深有体会。所以这本书可以确信是一份干货，篇什和文字挤净水分再烘干，没有花哨的插图、噱头的留白，简单朴素，也亲切，也孤单，适合一个人、安静的夜晚，慢慢读。 胡荣

在沉默里盛放的秘密

人需要隐藏多少秘密，才能巧妙地度过一生？

悦读



《罗尼》
[英]安德鲁·迈克尔·赫尔利
九州出版社
2017年4月6日

或许是本届奥斯卡的大热门《海边的曼彻斯特》，为我们修正了对英伦海岸的某种认知。碧海蓝天，阳光四射的海边，换作阴风习习，波涛暗涌的海滨小镇，便会生出另一番心事。然而，这种阴暗恰好是内心秘密的最佳保护伞。

不信，你可以读读英国作家安德鲁·迈克尔·赫尔利的长篇处女作《罗尼》，它是在沉默里盛放秘密的最好诠释。赫尔利生在英格兰西北部的兰开夏郡，毕业后在当地教授英国文学和创意写作，曾经出版过两本短篇小说集。

初写长篇，赫尔利便展现了不俗的实力。不仅荣获了科斯塔年度处女作奖，还击败了哈帕·李的《守望之心》和宝拉·霍金斯的《火车上的女孩》，勇夺英国国家图书奖。不过，最开心的应该是出版商，万万没想到首印三百本的作家，竟然成了年度出版界的黑马！

虚构的罗尼，是一个荒凉的滨海小镇。它与安妮·普鲁笔下的“断背山”一样，是个充满故事的地方。通托少不更事，却承担起照顾“哑巴”哥哥汉尼的重任。兄弟二人情深意重。汉尼并非聋人，只是不肯开口，搞得笃信宗教的母亲心急如焚。因此，每年在神父的带领下，众人组成复活节朝圣团去罗尼小住，喝几口所谓的圣水，以期汉尼能重开尊口，彰显神谕的力量。

诚如小说的开头，弟弟通托正在犹豫是否给已成牧师的汉尼打个电话？显而易见，成年之后的汉尼已经像正常人一样生活，并且事业有成，家庭幸福。那么，他真的是喝了圣水治好了哑病吗？可罗尼所在的海边，山体滑坡，一具婴儿尸体出现在人们眼前。通托急切地想通知汉尼，那在内心里尘封三十年之久的秘密呼之欲出，兄弟之间的沉默即将破碎。然而，作者赫尔利正是那个让沉默开出花朵来的人。

日本作家远藤周作曾写过一本蜚声世界的小说《沉默》，此书尤其受西方人青睐。原因在于，远藤以一个异教徒的眼光冷静地看待宗教信仰。然而，赫尔利在书中所要表达的观点与日本作家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他对于宗教神力的质疑与反诘，反而超越了追寻秘密根源所带来的阅读乐趣。

书中维尔弗雷德神父的弃教与对秘书邦丝小姐的暗恋情结，既可以看作是对《沉默》的致敬，也可以看作赫尔利对宗教的反思。怪不得，他在书中写道：“上帝缺席了。上帝从未出现在这里。如果上帝从未出现在这里，出现在这个对他们而言很特殊的地方，那就是说，哪儿都没有上帝。”上帝到底会不会缺席？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。可在人生中，无论顺旅逆旅，你都要有做决定的勇气。

如果将本书作为犯罪题材的类型小说，恐怕无法完美地取悦读者。赫尔利秉承了老派英伦的写作范。行文细腻，情节推进有节制，对于读惯了“二十四小时”似的快速推理小说的读者，的确是种挑战。不过，如果读者抛弃成见，细心体悟，就拿书中汉尼和通托的母亲举例，赫尔利确是用一点一滴的细节描写将这个人物逐渐丰满立体起来的。与拒绝言语的汉尼相比，母亲被宗教禁锢的思想好像令她比儿子病得更重。可作者写起关于母亲的一切时，皆是润物细无声的。

人需要隐藏多少秘密，才能巧妙地度过一生？这便是《罗尼》里要讲的人生经验了。 夏丽静

在荒野中蕴藏着拯救人类的希望

以美国自然文学的解读为引线，阐释美国自然文学的旨趣，追溯荒野的历史与变迁

好书我读



《荒野行吟》
孙重人
三联书店
2017年3月

孙重人先生既是一位资深旅行者，又是一位知名阅读推广人——孙先生的新著《荒野行吟》则融旅行书和阅读书为一体，以美国自然文学如《一平方英寸的寂静》《瓦尔登湖》等名著的解读为引线，结合他在美国自驾旅行、穿越美国十几个州、深入十几家国家公园或纪念地的个人经历，来阐释美国自然文学的旨趣，追溯荒野的历史与变迁。

所谓“荒野”，在孙先生笔下既是一种自然的存在，又是一种精神的存在；既是一种自然的象征，又是一种心灵的慰藉。曾几何时，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是由荒野构成的，地球是所有生物的家园，它们都是生物链或食物链上的一环，进化让它们环环相扣，它们共同营造着无比生动、美丽的演化奇迹；时至今日，人类一支独大，许多物种消失，“物质至上的商业利益追求与对人性关怀的缺失，以及对自然造成的破坏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”，荒野已经成为这个地球最为珍稀的自然资源之一。

在孙先生的阅读视野中，爱默生等人更执著于理论的创建，梭罗等人则更执著于生活的实践，其中有些人获得了成功，有些人则遭遇了失败，反映了他们面对自然的不同态度，以及面临的各种问题。从梭罗在瓦尔登湖畔构筑小木屋开始，紧随其后的还有巴勒斯坦的河畔小屋，海恩斯的荒原木屋，贝斯顿的海滩小屋，迪拉斯的溪畔木屋……在那个工业化浪潮甚嚣尘上的年代，小木屋成为一个实验室，“一个加速对自由、静寂和向往孤独的实验台，一种自创的慢生活的试验田”。而小木屋的生活已然变成一种隐喻，一个象征，它意味着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，象征着那些不甘于被物质奴役的人们对自然的憧憬与向往，他们并不是厌倦生活，更不是逃避生活，恰恰相反，他们是以另一种方式热爱生活，拥抱生活，努力追寻心中的自由王国。

美国自然文学的肇始与兴盛是与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分不开的，当人类终于站到了地球物种的前台，并试图驾驭其他物种，主宰整个地球时，人类的价值与利益，成为他们衡量每个物种存在的理由。他们根据自己的喜好界定所有的物种概念，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所有物种的生杀予夺，正是在人类不知餍足地掠夺和索取之下，冰川退缩，荒野消失，气候异常，山河变色……在地球变得千疮百孔、岌岌可危的同时，人类也将自己推向了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地。这与当下中国社会的现状非常契合，而《荒野行吟》的现实之处，即在于孙先生敏锐地观察到，当下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正在重蹈美国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覆辙，只是一味地追求经济发展，却置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而不顾，以牺牲环境的代价来换取经济发展，最终受害的还是人类自身。

正像孙先生所说的那样：“《荒野行吟》的本意是敬畏自然，遵从自然规律，并非是对自然文学的研究之作。而是我跟随这些前辈，走进大自然，所进行的一次回望、行思的文学之旅。”孙先生坦言，因为现实的原因，他虽然向往这些前辈的生活方式，却并不能做到身体力行——他能够做到的，不过是一些力所能及的观察与思考。尽管他明知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，但通过对这些自然文学大师的作品的阐释与解读，孙先生坚信，“对于拾回我们已经逐渐失去的人生价值，对于我们心灵的健康、活泼和安宁却显得尤为重要”。 王淼